

# 四妹子

作者：陈忠实

天擦黑，四妹子脖子上挂着那只鼓鼓的帆布袋儿，走进吕家堡村子。广播上又在传开会，大约还是给什么人平反的事。她冷漠地转过身，从一条背巷走向自己的小院。她一脚踏进门，建峰从炕上翻身跳下来，像看一个不速之客一样从头到脚打量着她，惊吓得眼里失了神：“我的天啊！你干啥去了？我就差点没去监狱寻你了！你看看，你成了啥模样？”

(上接2017年6月9日第B4版)

## 第十五节(下)

连着三天三夜，车轮子不停转，人也不停手脚。第四天清早，她卖完了面粉，照例给小驾驶员在小饭馆买了饭吃。她破例塞给他二十块钱，小驾驶员毫不客气地塞进腰包，说：“感谢嫂子！我送你回家吧！”她摇摇头说：“不。到桑树镇。”他就头也不回地开到去桑树镇的路上了。四妹子坐在小拖斗里，瞅着小驾驶员落满黄尘的脑袋，心里想，她给他钱，叫他开哪儿他就开到哪儿。他开北张村生产队的拖拉机，队里给他计工分，每天有一块钱出车补贴，连工分价值合起来超不过两块钱；她给他十块，最后这回给二十块，他自然能算得来哪个多哪个少，他帮她卖面，还叫她嫂子。她扶着拖斗上的栏杆儿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她被他摇醒，桑树镇到了。她把小麦加工后的鼓皮存放在面粉加工厂的仓库里，有一千多斤哩，她给公社奶牛场打电话，依公家的价格卖给奶牛场。奶牛场场长喜悠悠骑着自行车跑来，办完了手续，把钱交给四妹子，就去提货了。四妹子把钱同样塞进帆布袋里，旋即跳上拖拉机，给小驾手说：“现在开到你们北张村，给队里交车费，一切手续全完了。”

她坐在木凳上。成了什么鬼模样呢？她从柜子上拉过小圆镜儿一照，自己也认不出自己了。她的头发像从面粉和黄土里摆拂过一般，黄里透白，污垢把鼻梁两边的洼儿都填平了。嘴唇燥起一层干黑的皮屑，而眼睛像是充了血的火球。三夜四天，她没有睡觉，也没有洗脸，卷入一种疯狂的兴奋之中，直到南张村的储备小麦处理完毕。

建峰已经端来一盆水，放在脚地，让她洗，她草草洗了脸，把脖子上的书包卸下来，扔给他，说：“你数数。”自己就势倒在炕上。

建峰解开书包，吓得奔到炕边，把她猛地拉起来，搂着她的肩膀：“你抢人来了？”四妹子淡淡地笑笑，推开他的手，就躺下了。

建峰数完钱，码完大票小票，锁进箱子。把四妹子的鞋袜脱掉，把低垂在炕边的腿脚扶上炕去，帮她脱了棉衣、棉裤，再把被子盖严。他脱了自己的衣服，贴着她睡下来，把她搂在怀里，轻轻地捶着她的背说：“我的……你呀！你……真真是个……闯王！”

四妹子睡得好死！

建峰突然想起父亲。妈妈和爸爸，一天三回跑过来，问她的确凿消息，现在还悬着心哩！他爬起来，穿好衣服，外锁上门板，急匆匆跑回老屋里，悄悄告诉两位老人，说她完完整整地回来了。从她头上和身上落下的面粉看，她确实是做了那桩生意。建峰在四处打问媳妇的下落时，有人说在去西安的路上见到她坐在拖拉机上，车上装着面粉，而南张村处理储备粮的事无人不晓，这是很容易联想到一起的事。爸和妈都吓得什么似的，一再叮嘱说：“挣下几个钱算了。心甭太狠！目下乱世，甭看政策宽了，说不定啥时月又杀回马枪！”

妈说：“快把娃娃抱回去，跟他妈睡去。娃儿三天三夜没见妈妈的面，刚才还跟我要他妈哩！”

建峰笑笑说：“算咧！她已经睡下了。她太累了，回到家，没脱鞋就睡着了。让她好好歇一宿，甭叫这碎货捣乱……”

妈妈的嘴角撇了撇，不言而喻的眼色在说，你倒会心疼媳妇……

火，过得热闹。四妹子给她和建峰制做了一身新衣新裤，都是当时乡村里最时兴的“涤卡”布料，而头生儿子更不用说了。酒肉衣食的丰盛和阔绰，并不能掩盖小两口之间的分歧，从大年三十晚上包饺子时开始争论，一直到过罢小年——正月十五元宵节，这场争论仍在继续。四妹子打算办一个小型家庭养鸡场，她既可照管孩子，又能免去四处奔波，收入也不会错的。建峰则主张到桑树镇开一个电器修理铺店，让她给他记账，管孩子，做饭，根本用不着养什么鸡呀猪呀的。

“让我去当老板娘？哈呀！我这心性可服不下！早晨给你倒尿盆，一天三顿给你做饭，晚上给你数钱，这……舒服倒是舒服，可我会闷死的。”

“你养鸡能挣多少钱嘛！那些刚出壳的小鸡，买十只活不了一只，你去问问隔壁邻居的婶婶嫂子就知道了。”

“这你就甭管了，我已经把一本‘养鸡知识’念得能背过了，我按科学办法养鸡，婶子和嫂子们只会老土办法……”

这种争论一直在进行。大年初一，两口子吃着肉馅饺子，互相都想说服对方；两口子抱着孩子，背着礼物去给二姑拜年的路上，又争得七高八低；眼看着过了正月十五，新年佳节的最后一个小高潮也过了，还是谁也说服不下谁；最后，双方只好互相妥协又各自独立：建峰到桑树镇去办他的电器修理门市部，四妹子在家里创办她的家庭养鸡场。她和他达成两条协议：一是在他去桑树镇之前，帮她盘盩两个火炕，作为饲养小鸡的温床，她一个人干不下来。二是她要求他每天晚上都回家来睡觉。他说，那么下雨下雪呢？她说，下雨下雪也要回家来。他说，这规程订得太死了吧，稍微灵活一下行不行？她说，不能灵活。她和他结婚好几年了，吵也吵过嘴，闹也闹过别扭，晚上总是在一个炕上睡觉，成了习惯了，他要是不回来，她就会睡不踏实。他仍然希望能有百分之一的灵活性儿，或者说特殊情况。她干脆一句话说死，百分之一的机动灵活性儿都不许有，想拉野婆娘了吗？一句话噎得建峰红了脸，再不争取什么灵活性儿了。

——待续——

(文章摘自努努书坊)

## 第十六节(上)

这一年的春节，小两口过得红



### Recovery Auto Sale & Shop



## 福新车行

销售各款二手车·维修各式车辆

730 & 740 East 106th St. 317-817-9300; 317-844-9452  
Indianapolis, IN 46280 317-427-3508; 317-727-5208

周一至周六 8 am 至 6 pm

现金收购各种车辆  
提供拖车服务



经销各款式及价位轿车、越野车、7人座商务车、工具车等。  
王殿伟师傅(ASE认证汽车维修技师)及员工为您提供最佳一站式维修服务。

If you are experiencing feelings of depression or suicide, we're here to help. Call IU Health Physicians Behavioral Health to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with a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.

如果你感觉郁闷、有自杀倾向，印第安纳大学医疗集团的心理专家可以帮助你。请拨打热线电话。



317.329.7313

印第安那大学医疗集团

For more highly-skilled physicians based in the Indianapolis area, call 317.944.4000 or search online at [iuhealth.org/iuhp](http://iuhealth.org/iuhp)